



和政赋

张廷华

和政,乃陇上绿色明珠,中国化石之乡也。东渡洮河直通金城,西经积石跃出龙门;北控河湟之要冲,南扼藏番之险塞。斯地宁则河湟定,河湟定则西北稳,故称“宁河”。宋后数百年,风云跌宕,人心思和,民望政通,嘉靖十年,更名和政。民族解放,和政新生,太峙举臂兮,欢呼共和丽日,夏水扬波兮,讴歌盛世华章。

歌我和政,人文璀璨,古迹遍地。史前文明之窟穴,揭示地质之变迁;齐家文化遗址,昭示文明之渊远;前凉置金剑,肇创县制;西秦建大夏,始有记载。唐宋羌蕃,交汇融合,筑通会关、香子城、讲木城、历精城诸城堡;明清以降,屯军移民,设宁河关、陡石关、杀马关、司巴关数关隘。六处古城,遗金戈铁马气概,五大古关,存烽狼居胥悲忆。清虚明城墙,记述黄袍白马神奇事;古迹万人泉,犹念龙城飞将凝碧血。遍地泉涌,解学士饮唱醉春风;海眼龙吟,奏太子酌留饮马泉。花儿会场,星罗棋布,松鸣岩、半苍

岭、寺沟等地十余处,月月有会场,场场紧相连;民间曲令,丰富多彩,秧歌曲、宴席曲、酒曲各调百十种。曲曲唱心声,令令表衷情。和政秧歌,独艳南乡,十里八乡处处有,数九寒天舞春风。小中郎帅气倾人倒,腊花妆成秋娘妒。竹笛二胡,吹拉边曲新韵;皮鼓铜锣,敲击时代强音。此古老之宁河,文明之和政。

歌我和政,山川壮美,一境皆诗。松岩鸣涛奇且巍,普陀飞瀑百丈涌,且喜安远晴岚好,清虚滴珠相映辉。太峙山、铁沟峡,青山青翠,碧树绕村庄,撑起绿色和政之名片;西改河、牙塘河,款款弦歌,秀水媚田园,展示大美和政之画卷。春来千峰叠翠,田野竞赏香雪海;夏至众壑飞瀑,层波迭浪风云壮;秋日层林尽染,处处诗情透碧霄;冬日漫天飘雪,峰峦银妆念沁园。看不够神韵的风土,倾揽北国之雄奇;望不尽天然秀色,纷展江南之娇柔。来则心神俱醉古宁河,去则梦里依稀新和政。此多彩之宁河,大美之和政。

歌我和政,沃土物华,百业振兴。古生物化石,惊殊世界,建馆设园,立标科普。佳饮啤特果,名驰塞北三千里;绿色时蔬菜,誉满陇上十四州。啤特果、嫩辣椒,特产双骄;大白蚕、野蕨菜,早创名牌;双低油、燕麦醋,风味独特;滴珠禹王酒,柳梅宁河春,三盏两盅通大道,一饮千杯醉春风。党恩煌煌,百姓普受惠。物阜货盈,街衢商铺繁荣。太阳能入驻庄户院落,自来水方便农村家庭。改造旧河道,拓展新城区。改良滩涂地,兴建小城镇。小区建设雨后春笋,新式高楼鳞次栉比,特色小镇,从无到有。高山滑雪,体育旅游新风尚;广场街舞,社区文化遍城乡。兰郎高速穿全境,再续古道新篇;信息网络覆盖全域,联通寰宇山乡。昔日西部小县城,而今陇上早码头。四海宾朋接踵至,不辞长作宁河人。此富饶之宁河,魅力之和政。

歌我和政,志士仁人,千古扬名。天地立心,以人为本。刘钊为民请命,上奏免粮,减苍生疾苦,百姓感德刘督爷;邓愈西域扫虏,黄袍白马,播江淮文明,庶民感应邓城隍;马凯祥担当至上,固城强兵,护宁城难民,仕庶念慈存浩气;霍世仁深入群众,同甘共苦,扬时代新风,时人称赞“老霍爸”。红旗展陇原,星火燎宁河,肋巴佛揭竿起义,旌麾指处,敌军不戢狼奔;牙含章率建工委,传播火种,斯地获得新生。朱亮、牙克新投身革命,慷慨就义,尽忠烈气节;黎士祥、侯维政为国为民,英勇赴死,实属志士英烈。青山埋忠骨,丰碑矗高岗,芳名留青史,丹心映苍天。牙君含章,含英咀华撰宏著,民族问题研究创新境;白氏兄弟,木业专攻进学界,勇攀科学高峰富润园。放眼宁河英彦,多少才俊辈出。五夜泉声训世人,教育兴县振精神。“农甘陇亩,士乐縵绸,工展鸿图,商操胜算”河清海晏竞风流。此英雄之宁河,人文之和政。

美哉和政,焕乎宁河。活力勃发,再启新程,与时俱进迎复兴,戮力同心共圆梦。

啸傲魏晋

廖华玲

近日读一部有关金庸的传记,说《笑傲江湖》的书稿原名其实为《啸傲江湖》,只是后人据其谐音讹传为“笑傲江湖”。不知这种说法有没有考证,不过依金庸先生的文学和历史功底,“啸傲”确实要有意境些,那是一种从心底呐喊出的悲愤与傲气。

“啸”是什么?一种歌吟方式,无切实的内容,不遵守既定的格式,只是随心所欲地吐露出一派风雅、一腔心曲,因此特别适合乱世名士直抒胸臆。说通俗点,“啸”相当于现代的“吹口哨”。在岳飞的《满江红》中,我们听到过“仰天长啸”;在《水浒传》里,我们听到过梁山好汉“啸聚山林”;在南京西善桥出土的“竹林七贤”的砖画上,我们听到过阮籍的歌唱,用口哨吹出的旋律“与琴声相谐”。

阮籍,三国时期魏国诗人,“竹林七贤”之一,其诗歌的最大特色便是隐晦,或许他只有通过“歌啸”这种形式才敢表达自己的政治思想。魏晋几朝更迭,然而乱世出俊才,众多文人雅士打造了“魏晋风骨”的名片。那时的女人在唱“天无涯兮地无边,我心愁兮亦复然。人生修忽兮如白驹之过隙”;男人在弹琴饮酒赏菊吟

诗,时不时飘然脱俗、孤傲轻狂的一声“长啸”。

啸兴盛于魏晋,不假,可啸却不是魏晋名士所首倡,其实早在《诗经》里就多次写到“啸”,如:“不我过,其啸也歌”,“啸歌伤怀,念彼硕人”。以女性形象为主的爱诗和婚姻诗是《诗经》中最具特色的内容之一,因而《诗经》中描写的啸者也多为女性,且心怀忧怨。妇女用吹口哨的方式来发泄心中的不平之气,或许只有古代的“窈窕淑女”能为之。不过,啸也不完全是用来承载情感的,在某些施巫术的场合,嘹亮的“啸”声时常响起,解祸福、祈雨水。至东汉时,这种傲然自得的啸音逐渐进入了那些行为旷达、不受世俗礼法拘束的文人隐士的生活圈。到了魏晋,俯仰啸歌,简直是一“啸”风行。

魏晋之际,天下多故,政权走马灯一样更迭,文人名士的仕途难料,于是吟啸、讽啸或啸咏便出现在各种场合。大庭广众上放声长啸,若无旁人般地“吹口哨”起哄,在现今看起来这怎么会是文人的表现?可回到魏晋的时代背景下,却那是他们追求的一种文化姿态与政治诉求。其实,啸是表象,傲是本质,《世说新语》

就用“傲然”来形容啸咏时的神情。而“啸傲”一词则更有意境,如:郭璞《游仙诗》所写的“啸傲遗世罗,纵情任独往”;陶渊明《饮酒诗》所吟的“啸傲东轩下,聊复得此生”。

对于魏晋时期的吟啸,是否可以把它理解成“长吁短叹”或“扼腕感慨”。如果是,它便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声音,谈不上乐趣,也和讲风骨、重风雅的魏晋名士的气质不匹配。可实际并非如此,《世说新语》中有“善歌啸,闻者流涕”的记载,而阮籍的歌唱“与琴声相谐”,可见啸声是有旋律的、动听的、优美的。不过,啸声中没有歌词,这是由啸的发声特点决定的:重在吹,而不是唱。

唐代,文人吟啸的已经不多,但仍能听到一缕余音。王维的《竹里馆》中有:“独坐幽篁里,弹琴复长啸”;李白的《游泰山》中有:“天门一长啸,万里清风来”。唐以后,吟啸之风渐息。

魏晋风度,在很多人看来,是一种真正的名士风范,宽衣大袖飘逸着超然脱俗的哲学。一声长啸,傲然于魏晋,无不让我们在历史的深处感到震撼:啸傲魏晋。

在城市一旦呆久了,听多了熙熙攘攘的喧嚣,我开始怀念山里的声音,那些纯净的天籁,一如晴雪所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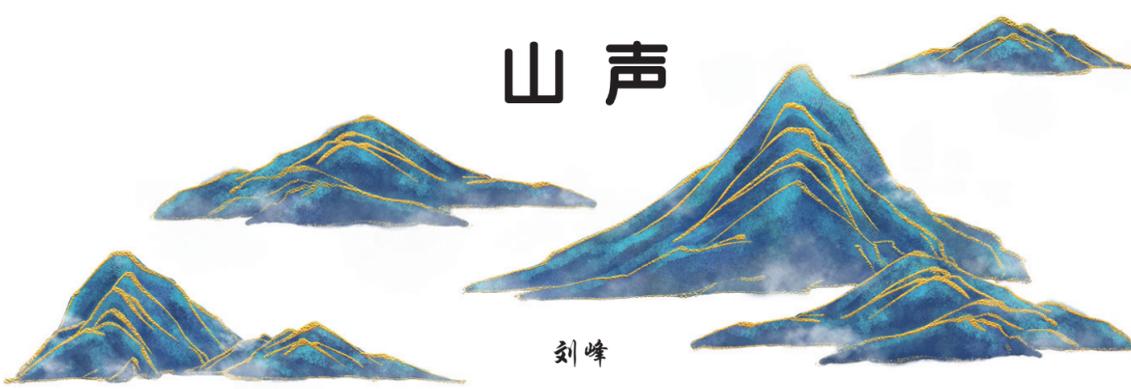
故乡,在大山深处。日升月落,朝朝暮暮,平淡无奇的日子,串成了悠长的岁月。山里是静的,一缕清越的鸟啼,几里之外都听得见;数声高亢的犬吠,山上山下皆可闻。

“偶来松树下,高枕石头眠。山中无历日,寒尽不知年。”闲时,躺在山峦看白云,能体验山风的大小。平日里,洁白的云朵,游荡在水蓝色的天空,宛如一群温顺的绵羊。风大时,它们迅疾地幻化;风小时,缓缓地飘移;无风时,静静地悬浮。

要知道,自小在烟稀少的山里长大,我早就习惯了这里的宁静。由于太寂寞,我对一切发声的事物尤其敏感,潜意识里,对声音充满了渴望。

山中多杂树,以松为最。松树扎根山石缝隙,坚硬如苍铁,无不留下风的形状,或仰或伏,或斜或卧。每隔一段时间,远方的风总要从大山路过,它们像一股看不到的气流,带着山外的气味,制造出意想不到的天籁。

其中,最撩拨心弦的,是松涛。白天,大风起时,放眼望去,松枝在与风的抗拒中,弯成一张张大大小小的传弓。苍翠的松叶,像青色的长发在飘飞,如



刻峰

绿色的火焰在舞蹈。而数不清的翠青色、墨绿色、烟黄色的松果,宛如小小的塔,在风中不停挣扎,风停后,要么昂扬枝头,要么坠落丘壑。

一场山风在我眼里,就是一场免费的演奏会。

山风,仿佛无尽的丝绸划过皮肤,振动衣裳如旗猎作响。在山里,遇到这样的大风,我会紧紧地搂着一株松树,或抱着一团石头,闭上眼睛,静下心来倾听松涛,让身心慢慢放松下来。

此时,虽然我的耳廓灌满风声,却能分辨出风的方向。有的风,从南面的山口大

咧咧闯进;有的风,从西边的山凹偷偷潜伏而入;更多的风,是从西南的斜谷迂回挺进。风,一年一年,轻车熟路。

由于路线的不同,所经的山形、植被的差异,风声会有所不同。

当大风直直灌入,由于畅通无阻,它带着长长的尾音,发出嘹亮的簌簌声,就像铜管在吹响;而不同方向的风,会在松林形成回旋,发出低沉的呜呜声,仿佛大提琴在演奏;而有的风,会穿过树洞、钻过石隙,发出悲怆的嗡嗡声,好似古坝在幽咽。

尤其到了夜晚,那松涛仿佛就在窗前,让人感觉在海边。

听一场山风所带来的天籁,无异于读一首古诗:“肃肃凉风生,如我林整清。驱烟寻涧户,卷雾出山楹。去来固无迹,动息如有情。日落山水静,为君起松声。”

当风远去了,仿佛飞累的风筝一头扎在大地的怀抱,山里又恢复了平静。

不知不觉,雨开始下了起来。若下细雨,只见群山的剪影,宛如一幅迷蒙的水彩画。山野,因雨的笼罩,更静了。如雨大了起来,漫山遍野皆是雨声,单调而好听。人坐在窗下听雨,当时间一长,会渐渐忘了自己,任思绪在雨中飘飞。

若在雨中登山,人润在雨声里,就有一

秋,何以立

马浩

“竹喧归浣女,莲动下渔舟。”王维是用诗来作画的。

初秋时节,空寂的山,雨收云散,凉风习习,明朗的月光从松枝间漏下来,光影斑驳,潺潺的溪水从石上流过。微风吹着竹林刷刷作响,竹林小径上,走来洗衣的村女,荷叶无风自摇,那是小舟在荷塘里穿行……

如此幽境,乃王维的一种心境的外在表现,可以说是主观感受。而节气是由物候来表现的,似乎是大自然无言的陈述。

立秋节气,我喜欢水中的荷,荷花已凋谢,莲蓬立在碧绿的荷叶间。不知因何,读到王维的“莲动下渔舟”,莫名地联想到水中的菱角。

秋日,街巷里,便有了叫卖菱角的吆喝声:“老——菱——”深一句,浅一句,在街巷回荡着。

推门而出,称上两斤回来,坐在阳台上剥食,粉粉的糯,秋阳一般。长天一碧秋如水,秋,让人想到淡泊、沉静,秋味如老菱,慢慢地咀嚼着,滋味悠长。

菱角,又称水栗、菱实、灵果,是一年生草本水生植物菱的果实。很多人以为,菱是生长在南方水乡的,其实不然,黄淮地区的河塘水汪,也有菱角的声影,只是没有南方的普遍。

记忆中,村里的大汪里种满了菱,挤挤挨挨的,只见碧叶不见水。菱叶浮水互生,聚生于茎端,菱盘呈莲座状,菱角就生长在菱盘上,夏日里开着细碎的小白花,晚风一吹,水腥气中透着淡淡的清香。

放学的时候,我们在偏隅的水汪一角偷摘菱角。悄悄蹲下身,在水中捞起菱盘,急切地瞅着可有菱角,大的,还是小的,大的摘下了,小的就抛下去,近处的被偷摘光了,就探着手臂向深处捞,有时用小竹竿帮忙。当然,只要看水汪的老翁一声大喝,我们立马就鸟兽散了。

明代李日华《味水轩日记》记载窃菱之事:“由谢村取余抗道,曲溪浅渚,被水皆菱角,有深浅红及惨碧三色,舟行掬手可取而不设腥膻……奴子康素工掠食,偶命之,甚资嚼嚼,平生耻为不义,此其愧心者也。”

读后,觉得李君实挺有趣的。

菱角是两角的大菱,皮薄肉饱,白莹莹的菱肉元宝般,脆脆的甜。其实,村外的河道里有的是野菱,无人管无人问,却没有兴趣去摘,也许是没人过问,玩着不刺激,其实更重要的是,野菱角个头小,皮厚且硬,一口下去,肉甜皮涩,涩味大于甜意,影响口感。野菱是四角菱,角硬且尖,一不小心,就会扎破嘴。

《武陵志》记载:“四角三角曰菱,两角曰菱。”没有想到还有三角的菱角,怨我孤陋,至今尚未见到过。

秋日采菱,是一件有趣的事。采菱人坐在大木盆中,放手扒拉着菱盘,翻开,采摘,抛下。木盆徐徐前进,后边的水路刚开,又被菱秧合上了,一趟下来,收获满满。采摘过后的菱角汪就开放了,没人看管,可随意打捞,运气好的话,会有不小的收获。说来也怪,兴趣却比以前大减了。

立秋时节,韭菜开始起薹,开花了。

漫步韭菜畦田,秋阳暖暖地拂着,翠绿的韭菜顶着白色的花苞,小小的花苞神似出水的茜茜,单看,羞羞涩涩的,给人低眉嗅青梅的感觉,放眼一望,那气势就不同凡响了,万头攒动,更让人觉得奇妙的是,花苞绽放时的劲爆,恰如升空的礼花,花冠上弹出无数细碎的白色小花粒,随风抖颤着,煞是好看。

韭花初绽,鲜嫩,采摘下来,老了,花褪籽生,皮青籽黑,咬上去硬硬的,咯牙,影响口感。洗净的韭菜花摊在扁竹筐里晾着,再把已洗好的豇豆、辣椒、黄瓜,或切成段,或切成丝,或切成片,与韭菜花一起加盐等调料掺拌,然后,装入瓷坛中,用草纸封口,制作韭菜花。

立秋,秋何以立?是那些物候把秋托了起来,微风吹来,微凉,秋便在人心里扎了根。



种幸福的孤独。越往高处,孤寂感越强烈。直到山顶,看着远远近近朦朦胧胧的山峦,就会产生恍惚,感觉自己返回了远古,成为山中一只独来独往的走兽。

当雨下久了,就有了泉声。“山中一夜雨,树杪百重泉”,人在山脚,那泉声就在头顶,静听之下,发现泉声自高而低、自上而下,仿佛从天上来。山泉,溅在石上,仿佛溅在人的心坎,湿漉漉,甜丝丝,凉沁沁。

看着山泉到了平川,形成一条绿绸似的清溪,潺潺流向山外,仿佛在唱着山歌,将歌声捎向天边,带向辽阔的大海。

那一年夏秋之交,一串清脆悦耳的车铃声自山乡响起,由远及远,直到山脚下的老屋,邮递员将一张大学录取通知书递到了我的手中。第二天,我背着行囊,怀揣这一页纸,沿着蜿蜒的山路,走向山外。

直到走出好远,一个苍老的声音在背后响起,那是母亲的呼喊:“伢,有空回来——!”声音,在大山深处久久回荡。正踌躇间,送行的乡亲们出现在不远处的十字路口,一串苍凉的喇叭吹响,此声惊飞了山鸟,在天空久久盘旋,翅膀划过山林,发出悦耳的哨音。一刹那,感觉脸上有虫子在爬,一摸,才发现是泪水。

如今,身在异乡,我会莫名地怀念这些天籁,铭刻在骨子深处的山声呀,是被山风吹破、又被山雨打湿的乡愁!